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一

池十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若如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八

代宗子

志

永泰元年九月鑄金銅佛像成於光順門率百僚致拜。十月吐蕃寇逼京師命內出仁

王

王

經二輩送西明諸寺詔不空三藏置百高座請經帝臨御行香禮敬已而冠平詔曰仁王寶經義崇護國前代所譯理未融通乃勅不空三藏沙門飛錫良貴等於大明宮南雄園重譯帝親對讀謂新舊二經理雖符順所譯新本文義甚周乃御製序文加不空特進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賜號。詔出家沙門尊居三寶其今天下官司毋得播弄僧尼。勅大興善寺建方等戒壇立臨壇大德十人。帝夢六祖請衣鉢還山乃令劉崇景頂戴送還勅韶州刺史楊城以禮奉安。勅沙門百人於禁中行念誦法謂之內道場出入乘馬度支康給。章敬沙門崇憲與道士有法告勝勅賜紫衣。勅於金剛智諸灌頂道場選沙門二七員為國長誦佛頂咒。鎮國純陀三藏亡年六百歲大歷元年勅沙門良貴於掩園撰仁王經疏進上姑蘇支硎山沙門道遵左置法華經院舉高行十四人常持法華以燭繼晝用揚

第二〇〇冊

大雄之慈聲郡刺史常元甫尚書劉晏奏贈法華道場於是自江以東置經院者十七所皆取法於師也。衛州別駕周伯達常持金剛經忽見光中有梵僧自稱須菩提曰汝誦經數年何為不斷肉食伯達竦懼即蔬素轉加勤誦祥感屢見

二年詔輔相大臣始建功德院。杜鴻漸初撫巴蜀遣使詣白崖請無住禪師入城問道師曰觸目皆如鴻漸由是棲心禪悅晚年入相以疾辭退臨終沐浴命朝服加僧伽梨剃須髮別衆而逝依沙法火焚其軀。○法照法師於南岳雲峯寺食鉢中覩五色雲見山澗

石門有寺榜曰大聖竹林寺遂與同志往謁五臺見金門樓觀一如鉢中所見入寺至講堂見文殊普賢分座說法菩薩萬數師前作禮問曰末代修行以何為要文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師辭退作禮舉頭俱失乃於見處建寺號竹林云

卷十一

三年詔慧忠國師入內引太白山人見之師曰汝輩何能山人曰識山識地識字善笑師曰山人所居是雄山雌山茫然不知對師曰寂上此是何地荅曰容弟子笑師於地上一畫問何字荅曰是一字師曰土上一畫豈不是王字師曰三七是少荅曰二十一師曰

三七豈不是十字師謂帝曰問山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字不識字問笑不識笑陛下何以得此愚人帝顧山人曰師國寶也帝在便殿指宦者魚朝恩謂師曰朝恩亦解佛法朝恩進問師曰何謂無明從何而起師曰裴相現前奴也解問佛法朝恩大怒師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後朝廷裁決或不預輒怒曰天下事不由我帝聞不樂貴其異固縊殺之。詔徑山法欽禪師入見上待以師禮嘗在內廷見帝至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大說所賜一不受布衣瓦鉢與弟子日唯乞食相國楊綰

歎曰真方外士也平章崔渙問曰弟子可出家否師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之所能為晉公裴度三十餘人皆問道行門人禮後乞歸山賜號國一禪師勅杭州守臣於山中重建寺宇長吏月至候問師初依素禪師素戒之曰汝東流而行逢徑則止師遂南抵臨安見東北一山逢樵子問其地曰徑山也乃駐錫焉四世下。七月詔建孟蘭盆會設高祖下七廟神座自太廟迎入內道場具幡華鼓吹迎行衢道百僚迎拜歲以為常翌日產靈芝于太廟二室。詔南岳沙門法照為國師師言其師南岳承遠有異德上南向而禮

烏度其道不可致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
尊其位始。○荆溪禪師於天台佛隴為道遠
法師訖止觀法門。○勅回紇奉末尼者建大
雲光明寺

四年帝於大明宮建道場感佛光現諸王公
主近侍諸臣並親光相自子夜至鷄鳴宰相

裴冕上表稱賀

五年彗星見于東方詔不空三藏行法既而
星殞時春夏不雨詔建壇祈禱越二日大雨
霑足。○初沙門自覺居平山為鬼神講經當
陽即度使張昭躬入山致請曰昭無政術致
三年亢陽引咎無補聞龍神依師聽法忘其

行雨願起大悲師焚香遙望潭洞而祝頃刻
雲起甘澤遽下歲乃有秋

六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奏沙門法環於瑯邪
山建佛剎繪圖以進帝於前一夕夢遊山寺
及覽圖皆夢中所至者因賜名寶應寺。○回
紇請於荆揚洪越等州置大雲光明寺其徒

白衣白冠

八年勅天下童行策試經律論三科給牒放
度

九年帝夢建康牛首山辟支佛來見勅太子
詹事古侁於山中建七級浮圖。○六月不空
三藏告病詔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肅國公食

邑三千戶及示寐帝輟朝三日賜祭贈司空
謚大辯正廣智三藏

十年勅大興善寺建不空三藏塔

十一年勅問崇聖寺三綱老宿寺主知事如

開文綱律師親傳先師宣律師釋迦佛牙舍

利宜詣右銀臺門進上以副朕瞻禮之心

準一

十二年淮西兵馬使李重倩舍宅為佛經坊

賜名寶應一切經坊

十三年詔兩街臨壇大德圓照等十四人集

安國寺定四分律新舊兩疏金定一本

十四年泗州僧伽大師忽見形于禁中請帝

曰州將或太守兼兵者普光王寺出財供十驛乘

傳者傳反可免此役帝即遣使傳旨賜絹綵

黃金澡罐勅寫真容入內供養○五月帝崩

太子即位詔自今毋得奏置寺觀及請度僧

尼

德宗建中





建中元年沙門圓照進新定四分律疏勅賜

紫衣充內供奉檢校鴻臚卿食邑三百戶

二年吐蕃遣使乞朝廷賜沙門善講佛理者

帝令良瑋文素往赴說法教化歲一更之○

四明無生居士胡幽貞修華嚴威應傳一卷

備載歷代弘經之迹言龍樹龍宮所傳下本

十萬偈今東土譯成八十卷者唯四萬五千

偈其餘尚祕天竺故今發願哀請下本經偈
具足流傳此土。信州南巖草衣禪衣宴坐
三十年足不踏地口不嘗味萬有居然反情
此身不動侍即權德輿為之記曰古所謂遺
物離人而獨立者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為
它方之說法者乎

通上

五

三年勅僧尼有事故者仰三綱申州納符告
汪毀在京者於祠部納告唐制符告者時毀品

釋度

興元元年勅亡僧尼資財舊係寺中檢収送
終之餘分及一衆比來因事官収並緣擾害
今並停納仰三綱通知一依律文分財法山兩

事妙衣法篇及亡
行五會教人念佛帝於中宮常聞東北方有
念佛聲遣使尋至太原果見師勸化之盛乃
迎入禁中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
三年翰林學士梁肅學天台教于荆溪禪師
深得心要以止觀文義和傳覽者費日乃刪
定為六卷行於世吏部郎中李華嘗送荆溪
學止觀荆溪為述止觀大意一篇包括大部
若指諸掌時士夫同學者散騎常侍崔恭諫
議大夫田敦皆學止觀於荆溪云。梁肅記
云晉陵黃氏二女幼聞人誦法華聽之曰吾
解此義也試使之說能深談實相之旨後入

京師安國寺為尼長名持法次名慧忍同修
法華三昧忽有尼彌空姑詞貌甚異來共止
宿每至中夜身光赫然如是三年而去或問
二尼皆笑而不答人謂其為普賢也

貞元元年常臯為西川節度使初臯生一月
有梵僧見之別久得無恙乎兒為一笑衆問
其故僧曰此諸葛武侯後身也其政治後當
在蜀及是而驗臯在蜀二十一年功烈為西
南最

三年京兆尹宇文炫奏乞以鄉落廢寺為學
舍材勅曰奉佛之宮轉為儒館此侵毀三寶
之漸罪在不宥炫慙懼即日自解歸○李泌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明瓚禪師居南岳
上封人踴趨殘泌往謁之聞誦經聲先悲愴
而後悅豫知為隱者候之良久瓚撥火出芋
食之曰領取十年宰相至是泌用事為帝言
其高行詔徵之使者至石窟宣麻瓚寒涕垂
顚凝然而坐不以介意使回以聞帝益嗟敬

治一

六

四年江西馬祖道一禪師亡師得法於南岳
讓禪師其後五世派為二家滿仰曰臨濟北
天四續之一世

誤作去聲

五年勅曰釋道二教福利羣生館宇經行必
質嚴潔今後寺觀不得容外客居住破壞之
處隨宜修葺

六年正月詔迎鳳翔法門寺釋迦佛骨入禁中供養傳至諸寺瞻禮二月迎佛骨歸寺○衡山石頭希遷禪師亡師得法於清源思禪師其後派為三家五世而為洞山七世而為雲門九世而為法眼

十年勅湖州刺史于頔進沙門皎然行山詩

集藏于御書殿○遂法師於國清寺為廣脩法師說止觀法門

十一年十一月南天竺烏荼國師子王貢華嚴經上表云云師子王手書普賢行願品上獻摩訶支那大唐國大吉祥天子願慈氏如來龍華會中早得奉覲獲宿命智瞻見便識

同受佛記○四月誕節詔澄觀法師入內殿講經以妙法清涼帝心彌清涼法師教授和上

十二年正月勅皇太子於內殿集諸禪師詳定傳法旁正四月誕節御麟德殿勅給事中徐岱等與沙門覃延道士葛參成講論三教

津上

詔厲賓三藏般若等於長安崇福寺譯烏荼所進華嚴經圓照鑑虛靈遂澄觀潤文證義帝親預譯場臨文裁正今左右街功德使霍仙鳴實文場專領監護

十三年勅沙門端甫入內殿與儒道論議賜紫方袍令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帝敬之若兄

○左街功德使竇文場奏先師楚金於天寶
初為國建塔置法華道場今儋衆經聲不絕
者六十餘年乞加旌表勅謚大圓法師
十四年二月般若三藏澄觀法師等進新譯
華嚴經四十卷共三譯晉譯六十卷唐武
泰并普賢行
觀品一卷



十五年七月帝幸安國寺設孟蘭盆供宰輔
皆從
二十年日本國遣使者朝其學者橋免勢沙
門空海入中國學秘密教於不空弟子慧果
二十一年十月三日新定沙門少康放光而
逝初師至洛下白馬寺見殿內文書放光探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之乃善導和上西方禮文遂至長安光明寺
影堂大陳薦獻條見導師遺像升空中而言
曰汝奉吾教以利有生則汝之功必生安養
及南適江陵路逢一僧曰汝欲化人當往新
定州今屬言訖而隱師乃往郡中乞錢誘小兒
念佛月餘孩孺念佛求錢者衆如此一年無
少長貴賤見師者皆稱阿彌陀佛乃建道場
集衆升座高聲唱佛一聲衆見一佛從口出
唱十聲則有十佛若貫珠然
順宗皇帝
永貞元年詔尸利禪師入內殿咨問禪理帝
曰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法如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二〇〇冊

水中月月可見不可取帝說印持法師○日

本國沙門最澄來學教於天台遠法師盡寫

一宗論疏以歸為日本傳教之始也

憲宗純順宗

元和元年勅沙門端甫錄左街僧事掌內殿

法儀沙門靈邃錄右街僧事僧錄始於地○

德十一

詔沙門知玄入殿問道賜號悟達國師玄五

歲能吟詩出家為沙彌十四講涅槃經李商

隱贈詩有云十四沙彌解講經似師年紀祇

攜瓶沙彌說法沙門聽不在年高在性靈○

回紇遣使同摩尼偽人來朝

二年以吐突承璀為左右街功德使僧道諫

為姓吐突名惟官○三月詔曰男丁女工耕

織之本其百姓有苟避徭役冒為僧道而實

無出家之事業者所在有司科奏之○詔鵝

湖大義禪師入見麟德殿與諸法師議論法

師問曰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

有問如何是禪道師以指點空法師罔措帝

曰法師一點尚不奈何帝問何謂佛性師曰

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尚書李翔問大悲用

千手眼作麼師云今上用公作麼師得法○

河中府沙門慧琳撰一切經音義一百三卷

詣闕進上勅入大藏賜紫衣縑幣茶藥

三年詔章敬懷惲禪師至京召見內殿咨問

禪法

四年詔惟寬禪師入見問禪要勅住安國寺白
居易問師曰既云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
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
禪律即是法法不離禪○馬即婦者出陝右
初是此地俗習騎射蔑聞三寶之名忽一少

建

九

婦至謂人曰有人一夕通普門品者則吾歸
之明且誦徹者二十輩復授以般若經旦通
猶十人乃更授法華經約三日通徹獨馬氏
子得通乃具禮迎之婦至以疾求止它房客
未散而婦死須臾壞爛遂葬之數日有紫衣
老僧至葬所以錫撥其屍挑金鎖骨謂衆曰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此普賢聖者閑汝輩障重故垂方便即陵空
而去○吳郡齊君佐勤學貧困欲求食天竺
寺飢不能前一梵僧顧而笑曰法師不記講
法華於同德寺乎佐曰不記僧即出囊中一
策與食佐即悟前身是講經僧僧曰當時五
人唯我得度由汝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
者生疑戒缺質陋報應宜然言已不見佐即
投靈隱出家更名鑑空立行高邁
五年帝問澄觀國師何謂華嚴法界師曰法
界者衆生之性體也世尊稱法界性說華嚴
經事理互融無不周徧帝豁然有得勅有司
鑄金印封為大統清涼國師○翰林學士白

第二〇〇冊

居易問心要於凝禪師得八言廣為八偈謂
覺觀定慧明通濟捨觀偈云以心中眼觀心
外相從何而有況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真
妄八偈居易每於鉢塔寺依如大師受八
閑齋戒者九度。歸宗智常禪師得法於馬
祖江州刺史李渤問師曰須彌納芥子即不
問如何是芥子納須彌師曰人傳使君讀萬
卷書是否渤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
萬卷書何處著師以目有重瞳以藥手按摩
目皆俱赤世號赤眼歸宗。居士龐蘊參馬
祖問云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祖云待汝
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言下頓領

玄要元和中北遊襄漢居郭西小舍一女靈
照常製竹漉離賣以供朝夕將逝令靈照出
視日早晚及午以報女還曰日已中矣而有
蝕也居士出戶視之女即登父座合掌坐主
居上笑曰我女鋒捷於是更留七日刈牧于
頗問疾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
所無言訖枕公膝而化。勅諫議孟簡補闕
蕭俛於醴泉寺監謨譯經潤丈。無著禪師
入五臺求見文殊至金剛窟見山翁牽牛臨
溪著曰碩見大士翁牽牛歸著隨入一寺翁
呼均提鉢子出迎翁引著升堂坐童子進戒
瑠盃對飲酥酪頓覺心神卓朗翁問曰近自

何來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曰求
代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
五百著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
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翁曰前三三後三三
及暮呼童子引著出著問童子何寺曰龍若
寺也著愴然悟此翁即文殊即稽首童子足
下求一言童子隱身而歌曰面上無嗔供養
真口裏無嗔吐妙香心內無嗔是珍寶無垢
無染即真常著因駐錫五臺後頻與文殊會
則文殊前此得曰一金淨心是著提勝造酒
見七寶新寶瑞祥克化爲應一在淨心或正
六年般若三藏譯本生心地經諫議大夫孟

簡開文帝御製序
九年百丈懷海禪師亡師得法於馬祖自少
林以采多居律寺說法師始創禪居稱長老
上堂升座主賓問酬激揚宗要學者依臘次
入僧堂設長連牀施施和架挂搭道具置十
務寮舍以營衆事後世從而廣之名禪苑清
主
規○法師智誓多所著述而聽徒絕少因棄
講居衡岳寺一日有耆宿至閱師所著曰汝
所述頗符佛意而闕人緣可辦食施飛走見
謂禮卻後二十年衆當自集著遂需衣易米
日炊飯散郊外感羣鳥來集誓祝之曰食吾飯
者願為法侶後二十年往鄴城開講座下千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二〇〇冊

眾皆年少

卷

十年南海經略使馬揔上疏請謚曹溪六祖
初謚大鑑禪師靈照之塔柳宗元為撰碑
十一年隱峯禪師至淮右屬吳元濟阻兵官
軍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振錫飛空兩軍仰
觀歎異既而官軍得捷

說

十四年正月勅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禁中
敬禮三日歷送京城十寺世傳三十年當一
開開則歲豐人安王公士庶瞻禮舍施百姓
鍊頂灼膚以為供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曰
上古無佛而治漢明佛法至其後亂亡晉魏
以下年代尤促梁武奉之為侯景所逼餓死

臺城事佛求福乃反得禍上古淳樸
以仁義為用佛以真境為教世皆
淳樸仁義不足住世如四果聖人
史武人不足住世如四果聖人
後世君子勿用此論為妄
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
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佛大聖人降生中
之東境達摩直持法以中為第一
非佛法不傳而法王無教者不傳
故法不傳而法王無教者不傳
說者非世俗而子然於世者不傳
區區豈宜以入官禁乞以此骨付之骨
之餘豈宜以入官禁乞以此骨付之骨
之根本佛如有靈能作禍禍凡有殃
臣身表入帝大怒將紙以死賴裴度等勸
加

潮州刺史佛示現生所實未嘗減留利
有以水大佛金剛聖一物不於何能
神自能降是亦佛力故明早朝羣臣皆賀
○初舍利入大內夜放光明早朝羣臣皆賀
曰陛下聖德所感韓愈獨不言上問愈愈曰
微臣曾見佛經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比是
龍神衛護之光上曰如何是佛光愈無對
代云許高僧云○二月勅翰林學士
張仲素撰佛骨碑其略云岐陽法門寺鳴驚
耳有阿育王造塔藏佛身指節太宗特建寺
宇加之重塔高宗遷之洛邑天后薦以寶函
中宗紀之國史肅宗奉之內殿德宗禮之法

官據本傳必三十年一開則玉燭調金鏡胡
氛侵滅稼穡豐云二十四日奉佛還于岐陽
舊塔○韓愈至潮州聞大顛師之名請入郡
問道留旬日後祀神至海上登靈山造其居
石顛得法師問師如何是道師良久愈因拈時
三平義忠為侍者乃擊禪林三下師云作麼
三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慧拔愈大喜曰和尚
門風高峻愈於侍者邊得个入處一日問師
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云會麼答云不會師
云晝夜一百八愈問措明日再造門首逢首
座舉前話座云侍郎如何會愈云晝夜一百
八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愈至方丈過肩語

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師扣齒三下愈云
信知佛法一觥師云見甚道理愈云適來首
座亦如是師喚首座問云適來祇對侍即佛
法是麼座云是師便打趣出院師變云首座
不單行今八月遷袁州刺史復造其廬施衣
二襲以為別尚書孟簡知愈與大顛遊以書

準一

十三

嘉之愈答書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
可與語者故自山名至州郭留數十日實能
外形骸不為事物侵亂因與之往來及祭神
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
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夫積善種
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

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者哉云
孟簡復服之曰彼楊墨老氏之書於理偏屈
非中道要切釋氏之教則不然大明善惡之
異路覈天下神道報應之微為廣其道非求
饒糜觀施作活計利妻子奈何韓君以愚人
下俚翁嫗之情見待之邪且其法行於世使
人人自畏惡修善豈不大助教化之防與云
東坡曰觀退之與孟簡書往復云云則知
退之喜大顛如喜文暢澄觀而世人妄撰
退之與顛書其詞凡鄙有一士人題其末
云歐陽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
叔也近世所傳退之別傳深詆退之又作

永舛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吾友
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
此文耳

述曰退之與大顛三書具存本集退之見
大顛既其有實則往來書及不應無之一
時信筆何能句句精到謂之妄撰恐成過
論至若別傳之辭誠為凡鄙是不能逃東

坡之鑒也

涪翁曰退之見大顛後作文理勝而排佛
之辭亦為之少沮云

韓退之原道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
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
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
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
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
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
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
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然則如
之何其可也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
王之道以道之亦庶乎其可也
柳宗元送沙門浩初序曰儒者韓退之與予

善嘗病子嗜浮圖言管子與浮圖遊遊之與
兩端為相責之本子罕於後近隴西李生自
作兩節解釋皆有關係
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予且曰見送元生序
不斥浮圖斥重述退之責不浮圖誠有不可斥
者先立此句為與性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
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儒書合與先
聖不異有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
此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
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
申韓之怪僻險賊邪反責退之下及楊子怪
退之向當大曰以其夷也應退之指佛果不
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
札由余乎力泰之先世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

豈見其由余自四故入秦二公于延陵季非
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則名與實俱失之矣
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後生不可
得而斥也斥重述退之責不退之所罪者其
迹也但先立此句為與性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
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人乎出退之觀世之
俗務責學若是我雖吾亦不樂也世間之退
之忿其外而適其中是知石不知韞玉也正
退之觀迹不知心夫沙門之法去世浮榮故
為利之觀迹不知心夫沙門之法去世浮榮故
出家學道者如非齊父為之無神而為天官
淨土之生事死此齊父為之無神而為天官
但三寶世所為齊父為之無神而為天官
參人莫責世所為齊父為之無神而為天官
道者之心是不知石中有一退之不以知肉象

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此浮圖一節詳與
此於其人遊者此句為本非必能通其
道俗儒不求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
能樂山水而嗜安閑者為多不與俗士同
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正
名俗士唯念利則舍是其焉從所慕合浮圖便何
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此一節詳與
浩初開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釋典通易論語
儒者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
信其師法則其賢於為莊墨中韓之言此子
以與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

遠矣此子厚所
述曰退之不知佛所以斥佛後世士夫見
韓原道及答孟簡書則便以能距楊墨者
為比楊墨之僻誠足距者至於佛道廣大
則凡世間九流悉為所容未有一法出乎
佛道之外豈當以楊墨比之哉或曰柳子
謂浮圖之言與易論語合易語世間言教
豈足以知佛道之極際曰浩初以子厚儒
生未可語以深妙故以易論語要義比況
之俾其易領耳柳子既有所發故復欲以
此警退之不逮非從易論語中說則儒
人未易領也然子厚自此卒能優入此宗

故其送元舉序云佛之道大而多容無姓碑云紹承本統以順中道選重巽師序云吾自幼學佛求其道三十年吾獨有得焉此未可以易論語裁量之也嗚呼退之之斥佛非柳子不足以責今於浩初序章句以釋之將以廣柳子之能言也

此十一

十六

韓愈斥潮州第四女孥年十二死于道瘞商南山下及後為京兆歸其骨于河陽韓氏墓為壙文曰愈為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去不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南海揭陽之地述曰退之鄙佛為夷專責梁武事佛及禍

以警當年之君上而退之終罹斥逐之禍何其速哉梁武住世應真示現君主誌公傳大士共相施化豈世儒所能測識哉韓愈讀墨子云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說如是哉予以為辨生於末學各務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得為孔墨

藏六祖秀禪師作歐陽外傳記祖印與永升論道因錄古人非韓者略出王荊公蘇東坡龍先生嵩明教之說荊公曰人有樂孟子之距楊墨而以斥佛老為已功嗚呼

莊子所謂夏蟲者其斯人之謂乎道歲也
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
云云東坡曰退之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
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
其待孔子孟子甚尊而距楊墨佛老甚嚴
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矣然其論至於
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
知云云西蜀龍先生作非韓百篇其略有云
孟郊失三子退之與詩曰失子將何尤吾
將尤上天汝實主下土與奪一何偏彼於
汝何有乃令蕃且延此獨何罪辜生死旬
日間詩三百下以風刺上刺於至不仁也

其辭不怒孰有怨天而倭訕之者其勇於
毀佛老蓋可見矣今錄十許條云佛老大
聖斥為夷狄云云孔墨異道今云本同反孟
玷孔子墨道本同教常異儒教經世佛老
教出世退之主經世以廢出世未足知道
性本一今言三品五性未為知性性人
為貴今以夷狄禽獸同人乎云云先朝迎佛
骨而外遐近於幸灾云云左遷潮陽而勸
封禪近於獻諂求入云云畏修史之禍而
勇於排佛云云為駁雜之說而好為博
塞云云十篇其言曰舊唐史謂韓子性褊僻剛訐

於道不弘考其書觀其行誠然耳欲韓如
古人從容中道固不逮也宜乎識者謂韓
第文辭人耳夫文所以傳道也道不至雖
甚文奚用學者不能考而徒效其文以譏
沮二教聖人爲已能故爲書以辨之以正
夫天下之好駁者云云其條攻之辭

東坡曰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
一始孟子以爲善荀子以爲惡揚子以爲
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
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
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
皆出於其中而遺其上下嗟夫是未知乎

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
近而不同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
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
同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
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
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

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雜
性以爲情而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
能通

賈島初爲浮圖名無本來東都時禁僧午後
不得出島爲詩自傷韓愈因教其爲文遂去

浮圖舉進士有李洞者慕島為詩鑄像以事
之嘗稱買島佛

發

蘇

聖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一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二〇〇冊